

爱在花园内外

——《西厢记》和《拜月亭记》之比较

陈丽勤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部经典的后花园爱情剧, 而施君美的《拜月亭记》则把爱情传奇发生的背景设置于广阔的社会场景之中, 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情味和风貌。此篇论文拟从“花园之爱”和“园外之爱”的爱情模式的角度对两部剧作加以分析比较。

关键词: 《西厢记》; 《拜月亭记》; 爱情模式; 比较

①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24X(2004)06-0056-03

The Lov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Garden

The comparison of The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and The Story of Baiyue Kiosk

CHEN Liqin

(The Art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Fujian, China)

Abstract: The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written by Wang Shifu, is a classic affectionate opera which happens in the garden. And the Story of Baiyue Kiosk, written by Shi Junmei, is a love story which happens in the broad society. As a result, the two hold different style and features. The article i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m from the angle of the method of the love in the garden or outside.

Key words: garden; the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the Story of Baiyue Kiosk

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施君美的《拜月亭记》, 此二曲皆在元代四大古典爱情戏剧之列, 可见其各有独到之处。通览二曲, 却易感二者滋味之不同。若细究其缘故, 应是多方面的。本篇拟从“花园之爱”和“园外之爱”的爱情模式的角度来看它们。

《西厢记》一部共五本二十一折, 其中大部分的爱情场景都是在河中府的一个园子中一步一步铺展开来的。可以说, 《西厢记》是中国古代后花园爱情戏曲的一个典范。在一个空间逼仄、然而场景完美无缺的后花园中, 爱情是唯一的主题。而《拜月亭记》一剧则别出心裁, 在烽火连天, 战乱纷繁的社会背景中, 让一对才子佳人于旷野中遭遇奇逢。凝固的空间被打破了, 但不知在那样广阔而纷乱的背景中, 到底是战争点缀了爱情, 还是爱情点缀了战争? 从这种角度看, 《西厢记》和《拜月亭记》分别是“花园之爱”与“园外之爱”这两种爱情模式的经典代表之作。中国古代传统美学讲究情和景的和谐相融。古代文人作文章之时, 常常是先情由景生, 而后融情于景, 最终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那么, 在后花园之景中上演的爱情和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爱情自然应该具有不同的艺术风貌。

且看《西厢记》一部男女主人公爱情发生之始末。书生张君瑞在普救寺游殿之时, 邂逅了相国小姐崔莺莺, 当不得她“临去秋波那一转”, 禁不住“意惹情牵”, 于是向寺院长老借厢暂住下来, 期待与美人的再度相遇。而一出场便有“花落水流红, 闲愁万种, 无语怨东风”之慨的崔莺莺, 游殿时自然流露出“寂寂僧房人不到, 满阶苔衬落花红”的寂寥之意, 一旦听说那壁有一书生, 自然“回顾觑未下”, 既回头一顾又停睛一“觑”, 两心自然有意了。在方丈厅门外, 张生见红娘的一段自表八字, 傻中见出诚恳之意, “志诚种”的形象呼之欲出。而待红娘将此事说与小姐听, 莺莺笑着说: “红娘,

① 收稿日期: 2004-07-10

作者简介: 陈丽勤(1982-), 女, 福建莆田人, 研究方向: 比较戏剧学。

休对夫人说。”小女儿家的情绪对红娘是隐瞒的。到月下联吟之时，二人再次见面，莺莺因为在焚香拜月之时“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的情感铺垫，所以在张生墙角吟诗之时，她也应酬一绝：“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两个年轻男女，面对将逝的青春顿有同声同气之感。张生更为莺莺的神态和才情所倾心，已是“眼角儿传情”，“两个口不言心自省”了。张生以为“一天好事从今定，一首诗分明照证；再不向青琐闼梦中寻，只去那碧桃花树儿等。”在道场中，张生点灯烧香，莺莺暗思“那生忙了一夜”，“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心中对张生已满含欣赏赞美之意，而这一出，张生的情绪更是达到了高潮，为莺莺“妖娆，满面儿扑堆着俏；苗条，一团儿真是娇”的动人风姿引逗得“迷留没乱，心痒难挠”。“兵围”、“解围”，似乎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爱情契机，崔老夫人果然是个机变之人，同意谁有退贼之策愿以小姐莺莺相许。张生当下自荐有退敌之良策，于是致书退兵极尽殷勤之意，只望能早得美人欢心，获此良缘。莺莺小姐也心中暗喜，背云：“只愿这生退了贼者。”此时两人互相都心有所盼。始料未及的是，老夫人居然不顾信誉，毁约悔婚，当头一棒惊醒了两个梦中人。莺莺怨娘“口不应心”，是个“即即世世老婆婆”，可是当面非分的话不敢说，尽管“手难抬称不起肩窝”，还是把盏递酒叫哥哥。私下里则央求红娘以兄妹之礼请张生再住一程儿，内心是有所决定的：“不问俺口不应的狠毒娘，怎肯着别离了志诚种？”这个意念支持着她在兄妹之情的掩盖下，主动积极地争取着爱情的自由和幸福。红娘应莺莺之托去探望张生，并让他长歌一曲《凤求凰》以试莺莺之情，当张生从红娘处得知莺莺听琴有“可怜小子只身独自”之意，心下又重新点燃了希望。于是莺莺的这一主动便引来了张生一简。待到佳期来临，张生欣然前往，莺莺也“打扮得身子儿诈”，从红娘眼中看来“那生与俺小姐巴不得到晚”。可谁知，当张生应约跃墙而进花园，竟遭莺莺一顿莫名其妙的抢白，惊得张生连半句辨白也不会。莺莺这一做作的“赖简”，实则事出有因，因为她到此时仍没有完全信任为崔张之爱两边奔忙的红娘。可这一来害苦了一个痴情种张生，让他染相思病缠绵于病榻，莺莺得知心下疼惜，此时也终于明白了红娘的一片成人之美之心，所以又央红娘送去药方，今宵“佳期”相会，张生顿时百病全消，心里又欣喜若狂起来，情绪再次回升。当然这一次，两人终于如期成就了好事。

可以说，到这里，《西厢记》的爱情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圆满的实现了，是两人在各自的心灵世界里千回百转之后的一次完成。至于其后，两人的私情被老夫人知道，进而拷红，并以相府门第不纳白衣之士为由迫使张生上京考科举，长亭送别，郑恒阻婚，这些都只是一些套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走过场的程式化的外界阻力是不会影响故事在另一个意义上的圆满结局的。（这里我们把《西厢记》看作爱情剧，所以爱情的进程中不包含婚姻意义上的结合）内心的阻力已破，所以故事早在此前就已结束。

《拜月亭记》作为发生在花园之外的爱情戏剧，其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发生过程却呈现了极其不同的风貌：男女主人公是在剧本第十七出“旷野奇逢”才初次见面的。为求路途安全，从花园中走到外界广阔空间的小姐，只好放下所有的骄矜和礼仪，求秀才带己同行。正如她所想：“事到如今，事到头来，怎生惜得羞耻？”而秀才见小姐“生得千娇百媚，况又无夫无婿，眼见得落便宜”，故意逗弄她，“我自家妹子尚且顾不得，怎带得你？”可怜一个嫩生生的小姐见以孟子的“恻隐之心”无法说服秀才，情急之下，只好说出“权说是夫妻”之语。花园之外的小姐没有了花园的保护膜，回到了真实的人世背景中，于是也表现出了人之常情，不再包着裹着地思想和处事，这种场景下的小儿女情态别有一种动人的滋味，与花园中步步为营，点点渗透之感截然不同。接下去的相关爱情场景便是“偷儿挡路”“虎头遇旧”两出，二人沿途皆在抒发悲国、念家、思亲之感，“望家乡，水远山遥，雾锁云埋。”并无甚调情逗弄之兴，想在荒野之中，生命飘零，有的也只能是一种相依为命之感。不想竟遇到绿林好汉抢劫，虽只是虚惊一场，但剧作者似乎无意借此苦难来铺展一出“危难见真情”的戏，并没有借机表现蒋世隆护花的英雄豪情和假夫妻的真情义，来推动男女主人公的感情进程。只是让二人的相伴之路多一点波折而已，顺便让陀满兴福和蒋世隆狭路相逢，以报前恩。直到“招商谐偶”出，两人暂停沿途困顿之行，稍息于客店之中。“好招商店！前临官道，后靠野溪。几株杨柳绿荫浓，一架蔷薇清影乱。”这里刻意渲染了一处远离烽火的闲雅之处，二人于此小酌，乡愁离乱之感信口而出，

当酒兴至浓处，自然说到了双方的心事，小姐有心的闪躲，公子一径的追逼，这一出是情之高峰，但终究感觉之前的情感铺垫甚少，稍有突兀之感。而后又跳出隔壁知情人愿为二人见证，成其之美，公子小姐匆匆结成百年之好。至此，二人爱情完结。之后，又是棒打鸳鸯，两地思念，公子中状元，夫妻再续缘。其中“对景含愁”，“幽闺拜月”是两出经典片断，可这种女子的相思是在爱情进程完结之后，所以只能是一种情感的渲染和延伸，他们的爱情已成定局，只是还少了一些事件让它圆满。

遵循蒋王二人爱情发展的脉络看来，先是一次误会和巧合，让寻妹的秀才寻到了一个佳人，让寻母的小姐遇到了一个才子。或是因着善心或是为了爱意，“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其后共同经历了一些磨难，之后便私定了终身。其间没有太多心理波折，许是相伴途中不甚分明的情愫，让他们的爱情在寥寥数笔中水到渠成了。不可否认，《拜月亭记》是一部优秀的爱情戏剧，但很明显的，因为有着现实背景的介入，剧作者难免顾此失彼，对于爱情过程的勾画显得笔墨粗疏，缺乏耐心。爱情从开始到完结，确有几处神来之笔，如“旷野奇逢”出故意逗弄的场景，但综观始末，《拜月亭记》中的爱情远不如《西厢记》中的爱情纯粹和圆满。

一部戏的圆满完成，需要一个自始至终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在我看来，应该依靠人物的戏剧动作来实现，人物的戏剧动作一般分为外部动作和内部动作。外部动作多指人物外在的客观性动作，而内部动作应指人物的心理动作。在某些戏剧中，某一人物或某些人物的外部动作构成的某一事件，是一部戏的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在另一些戏剧中，则主要由人物的内部动作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那么，可以说，《拜月亭》明显属于前者，而《西厢记》属于后者。

从以上对《西厢记》和《拜月亭记》两剧男女主人公爱情发展过程的细致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不同风貌。《西厢记》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心态极尽细致入微的体恤，让我们在张生和崔莺莺共同建构的迂回曲折的心灵迷宫中千回百转，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撩拨着我们的内心，有一种不到卷终永远无法了然于心的期待感。主人公的每一言，每一语，每一个眼神，每一个神态，或都有玄机，只是参不透。若悟着了，戏也该了了。他们的动作也是互相对应的，一环扣着一环，一步挨着一步。在后花园的情境中，有隐蔽山石的耸立，有甜美花草的点缀，有小桥流水的雅致，有熏风拂面的清新，有月色溶溶的静谧，以及特殊情境下暗香浮动的神秘气息，此景此境，分明是为爱情而设。花园之中，没有历史背景，没有具体事件，即使有，在我们的意念中也终是虚化。消却了，超脱了，在此中，爱情是唯一，爱是绝对的纯粹，放纵感观的、心灵的、超俗世的精神畅游，情之所至，无所不能，只要你愿意，就让爱情一点一点绽放成花园中最美丽的花朵，任你做多久停留，留多大的空白，最后一切都终将一点一滴地显山露水。

而《拜月亭记》不甘心拘于后花园的苑囿之中，把一个娇弱的世家小姐和一个同样柔弱的书生放入兵荒马乱的广阔天地间，让他们在荒郊野外相逢，让他们在烽火和战乱的逃难途中相伴，让他们共同患难，见出真情。我们看到，面对满目的荒凉之景，即使是一对互相钟意的才子佳人，心中最先涌起的也应是飘零之感，思亲之痛。爱情是淡淡的哀愁，徘徊于相伴的恩情和朦胧的爱慕之间。在那样的背景中，我们不应该苛求爱情情态的摇曳多姿，因为连我们自己也没有耐心去等待一朵爱情的花慢慢开放，这与景不和谐。他们禁不起张生、崔莺莺那样如慢镜头的花开一样的爱情过程。战争的阴影在身后紧紧追随，容不得他们作太多的停留，所以只好吟唱着应景之曲，爱情的心曲纵然深埋于心，也不能在观众的面前慢吞吞地铺衍开来。离开了那座由高高的围墙筑起的后花园，人是社会中的人，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具体事件是要面对的，爱情因此也沾染上人间烟火的习气。

不同之景，上演了不同之情。花园之中，花园之外，两情如此不一般。花园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地方，于封建大家庭的范围，它是一个爱情可以自然发芽、生长的完美之境，是可以放逐心灵自由呼吸的地方；而于广大的社会背景，花园又成了封建大家庭的一个缩影，归入封建大家庭的范畴，所谓相对的自由在与广大的社会背景的相对而言之中被抽离。虽然同样都有礼的拘限，但园中之人较之于园外之人显然会更深刻地体会到礼的束缚，小姐们都不自觉地端起了虚架子，在人前故作姿态，摆出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家闺秀端庄娴雅的风姿；在人后，才回归人之常情，回归真实的内心，耐不住青春寂寞的女子，自然流露出寂寥神清之感，于是焚香拜月，告祷于天上的月老神明，求之（下转第65页）

于思考，发现新问题、新苗头、新信息、新变化，总结新思路、新举措、新见解、新经验，印证和拓展公文文拟意图，充实公文思想要素。当然，这些须经证实与领导人不谋而合或经领导同意后，才能写进公文文稿。其二，巧用表现技巧彰显公文思想要素。公文主题、中心思想、主要观点是组织集体或领导人确定的，而如何表达却需要撰稿人的技巧和功力，撰稿人适时适文地张扬技巧风格是具有十分积极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对公文主旨的表现很有个性，或“起句立意，开门见山”，或“头尾呼应，突出主旨”，或“夹叙夹议，明确中心”，或“段头显旨，点轴扇开”，或“凝炼标题，显示‘心灵’”^{〔3〕}，是很值得我们认识研究和学习的。其三，因人因事因文而异，用生动语言增强公文的感染力。因人，就是研究领导人的性格和语言风格，投其所好；因事，就是分析事物特点；因文，就是不同文种运用不同的结构模式和语言模式。这样，可以在遵循公文实用的原则和平实语体的风格前提下，尽可能使公文更生动一些，更形象一些，更感人一些，更具有审美特性一些，更具有多样性色彩一些，免于平板单调，免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综上所述，在公务文撰写中，撰稿人应正确认识和处理个性抑制与张扬的问题，从公文撰写行为的性质和特点出发，在忠实于机关发文意图和公文规范前提下张扬个性，通过个性张扬促进公文质量与效益的提高。

参考文献：

- 〔1〕刘勰，转引自童庆炳，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380
- 〔2〕徐向东，论公文写作的三大基本规律及其运用〔J〕，应用写作，1997，（9）：8
- 〔3〕张保忠，从毛泽东的公文看公文写作的显旨艺术〔J〕，秘书工作，2001，（3）：24

（上接第58页）于一份难得的缘分。而社会大背景中的爱情，纤弱的小姐沉落于俗世的沧桑之中。走出了花园这一方思想与行动的相对局促之地，她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平凡而自然的一个人，心中虽还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礼仪的条条框框，但开阔的空间让她们不再是一个封建大家庭范围之内的人，只由父母决定与其发生联系的人以及她们的命运。在这里，她们会遭遇到不可预知的人和命运，操纵她的父母和礼仪暂时远离她们，她们开始学着现实中的生存方式，她们开始应是局促不安的，但很快便会适应了环境，暂时抛弃至少是放松封建之礼的拘系。抛弃的过程本应是困难的，可着些笔墨的，但应着战争之景的需要，没法铺张，所以这一类的爱情没有太多心里的戏，只因事急，没有适宜的时空。虽然爱情同样产生于心灵，但心力不足以推动爱情，在爱情明朗化之前缺少在心灵中的流连，所以由一些具体的事件来连缀爱情，难免突兀，难免不纯粹。

参考书目：

- 〔1〕王实甫，王季思校注，西厢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俞为民校注，宋元四大戏文读本〔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 〔3〕李晓，比较研究：古剧结构原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